

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遗失与补偿^{*}

熊建闽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6)

摘要:模糊是语言的客观属性,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中应用模糊语言,平添美学效果,激发读者想象。本文从语言时空层面、文化时空层面、意境构建层面阐述模糊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遗失,并提出补偿策略,以期译者在译文中,对再现汉语文学的模糊语言美有更多的思考。

关键词:模糊语言美;汉英文学翻译;遗失与补偿;译文;美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4-0132-07

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它们都有其各自的语言(语音)特点:汉语为象形表意文字,由汉字形象本身能联想其意,做到音、形、意的统一。汉语内部结构与外部形态的特殊性,增强了汉字的表意功能与暗示能力,造成了汉语模糊性的特殊化和普遍性^[1]。英语为字母表音文字,遣词造句客观,重视逻辑分析。本文着力探讨在汉英语际转换过程中,汉语文学模糊语言美的遗失。

一、模糊语言与模糊语言之美

(一)模糊是语言的自然属性

模糊性是语言的一种客观属性,是语言的普遍现象。人类在与大自然不断接触,对大自然不断认识的过程当中,人类用语言(或是文字)记录和描述发生的一切。在这些记录与描述当中,有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知的、可定量的东西;也有大量的抽象的、无形的、触摸不到、无可定量的客观

对象,它们以某种方式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些“客观存在”,对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模糊表达应运而生,人类只能用模糊的语言来应对它们。当我们暴露在这些所谓的模糊语言当中时,我们感受到的也许只是主观意义上的模糊,事实上却是客观意义上的精确。这即是说,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语言有其模糊特性。在语言的翻译中,精确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模糊性才是绝对的,普遍存在的。

(二)模糊语言之美

模糊语言内涵较之精确语言具有更多的暗示性、蕴含性、妥贴性、独创性、简洁性、音乐性等特点,因而有更高的审美价值^[2]。

本文所涉及的模糊语言是指语义定界模糊、宽泛,概念内涵朦胧、深远的语词表达。模糊不是“含糊”。含糊是运用语言文字低能的表现,模糊

* [收稿日期]2011-04-30

[作者简介]熊建闽(1973—),副教授,在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任教,主要从事商务英语(旅游英语)及翻译研究。

表达则是一种极力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语言运用技巧。对于一篇译著而言,模糊词语的应用旨在打开原文与译文读者的联系通道,开辟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传统翻译理论常常把原文和译者作为研究中心,只注重第一审美主体对原文地理解与挖掘,注重其的创作意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姚斯(Hans-Robert Jauss)为代表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即接受美学理论),该理论以读者为中心,对作者、作品与读者进行“三位一体”的研究。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未经读者阅读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阅读之后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翻译作品的真正价值应是译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接受意识共同参与作用下的结果。文学作品应用“具有审美价值的表现性语言”,包含了很多“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与“空白”(gap),这些“不确定性”与“空白”实现了译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有效沟通,而模糊语言指的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与表意空白。它把处于静态的翻译作品与读者动态的接受意识链接在一起,引导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补充文本意义上的空缺,通过让读者“视野期待”(horizon of expectation)与作品的“召唤结构”(appealing structure)互相融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可见,模糊语言使第一审美主体最大可能地、最接近地表达其内心的意象,获得最佳审美体验;同时它使第二审美主体轻松自如地借助其模糊意蕴的和朦胧无边的语义去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审美联想,去驰骋潜在的艺术想象,从而实现对作品进行形象再创作的审美过程^[2]。

二、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遗失

文学作品的模糊美来自于作品中含有的“不确定性”与“空白”,来自于译者对这些“不确定性”与“空白”的诠释,来自于读者的“视野期待”与作品(译作)“召唤结构”的碰撞。

(一)语言时空层面

汉语句法灵活,意连形散,以神驾形,句子之间逻辑标记少(甚至完全消失),较少受到逻辑连接词的羁绊,句子意思需要借助于语境或上下文

来判断,但逻辑意义关联,行文脉络与气韵能够被清晰感受,使读者获得的信息大于字面本身的负载。这些增生的信息量来自语言结构松散处留下的空间,这种松散结构必然导致语句间的联系松动、错位或断裂,导致语意的模糊,从而给人以激励,给读者想象发挥的空间。英语逻辑性强,以形摄神,行文需要用逻辑标记不断提醒读者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脉络清楚,逻辑缜密,重客观与写实描述。两种不同的行文风格,导致汉英语际交换时,汉语模糊语言美的遗失。

例1.《水浒》中描写宋江下令进兵,一打祝家庄时的场面有如下描述:“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

原文仅用了十八个字,结构工整,语势逼人。把所听(人的呐喊声、鼓声、锣声)、所看(挥舞的战旗、锋利的大刀、斧头)汇成一片,夹杂于杀声震天的气势当中,突现出宋江及其人马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赛珍珠译:Then waving their flags and shouting their war cries, beating their drums and gongs with their great knives and their broadaxes, they went charging toward the village, killing as they went until they might reach the Ridge Of The Lonely Dragon.

英译文利用目的语的语法优势,用现在分词(waving、shouting、beating、charging和killing)较好的模拟了“声势”。但过于直译导致不能准确传递源文本生成的“审美价值”:介词和连词(如and、with及until)的使用使得原文由于松散的结构造成的模糊气势消失殆尽。同时,指称代词和名词复数(如:their flags、their drums、their broadaxes等)使原文中的模糊意象(摇旗、擂鼓)具体化,模糊美感顿失。

例2.时至今日,我依然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读了那篇文章。正如《红灯记》中主人公李玉和说过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张英“喜欢《读者》的理由”)

原文看上去明白、自然,但隐藏着模糊:为什么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读了那篇文章,读了那篇文章与《红灯记》中主人公李玉和说过的那句话

又有什么关联?汉语读者往往习惯了这种“只能意会,无须言传”缺乏逻辑的表达,他们从字里行间能读懂暗藏的意思。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讲究逻辑,推理严密。若把原文亦步亦趋地译成英文(Today I still feel lucky to have read that essay at that time, which is an experience that is analogous to protagonist Li Yuhe's metaphorical line from the Beijing Opera of the Red Lantern that "Having drunk this bowl of liquor, I can cope with any other liquor.")西方读者则无法理清句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存在一个“逻辑断链”的问题。但若链接上缺损的逻辑,把原文译为:Today I still feel lucky to have read that essay at that time, and thus managed to survive various types of adverse circumstance, an experience that is analogous to protagonist Li Yuhe's metaphorical line from the Beijing Opera of the Red Lantern that "Having drunk this bowl of liquor, I can cope with any other liquor."^[3]虽然意思明了,逻辑顺畅,但含蓄的原文风格不复存在。

(二)文化时空层面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绵延,上下五千年,影响深远,博大精深。文化的含义宽泛,从广义上来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辞海》1989年版)

语言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化以语言为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方式。中华民族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发展中,孕育出璨若星辰、浩如烟海的历史故事与美妙传说,以此为母体,汉语语言汲取了大量营养,使得汉语语言表现力生动、形象,极大增添了汉语言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文历史底蕴。

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鲜明的民族化特征常常因其模糊的文化意象给双语翻译带来不可译的障碍。“在语际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可译性限度是绝对的,翻译中不可能不存在文化障碍”^[4]。当“面对两大块不同的语言文化”时,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特点使然,译者往往

小心应付,唯恐“表意而不及”,从而丢失原语语言的“民族色彩”也就在所难免了。

例3.冰如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特殊的机会总会到来吧,遇到了机会,就可以把先前的意旨一点儿一点儿展布开来。这样,他采取“守株待兔”的态度,还是当他的乡董。

(叶圣陶《倪焕之》)

“守株待兔”是一个典故,这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表达。但如何把这一文化形象诉诸英语语言,让英语读者能在理解这种模糊含义的同时感受异国情调呢?由于在英语文化里,没有对等的文化意象,只得明晰化处理:

Pink-ju replied that he was well aware that such was the case; but special opportunities must surely eventually present themselves, and whenever they did he could advance his original purpose another step. Accordingly, having adopted this attitude of "watching the stump and waiting for a hare," he continued with his councilorship.

(A. C. Barnes 译)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初出茅庐(at the beginning of one's career)、借刀杀人(kill somebody by another's hand)、四面楚歌(be utterly isolated)、悬梁刺股(be extremely hard-working in one's study)等。

例4.忽忽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通。结想为梦,引领为劳。茫茫蓝蔚,有恨如何也!顾念奔月姮娥,且虚桂府;投梭织女,犹怅银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

(蒲松龄《聊斋志异》)

原文文字洗练、优美、长于用典,深情刻画了龙女对马骥的无尽思念,同时由于尘仙幻如隔世,渴盼相聚,却又无可奈何、无限伤感。原文用对称句式(忽忽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通。结想为梦,引领为劳。茫茫蓝蔚,有恨如何也)不仅展现出语言文字的音美和形美,同时用看似模糊的文学性语言(忽忽、盈盈和茫茫)把时间与空间凝成一片,把人物情感与渺渺天海交织在一起,

让读者真切体会到恋人之间,思之切,爱之浓,面对红尘永隔、人鬼异途,情犹在,梦难圆,令读者唏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愧为是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作者摄取了文言文的典雅,剔除了口语的随意与粗糙,常常利用典故使语言文字更趋生动,更有生命力,从而打通时空阻隔,“发今人以幽思”。文中四处用典(红尘、青鸟、嫦娥和织女),或者诉说着恋人天各一方的缕缕惆怅,或者表达对团圆的殷殷期盼。这些鲜明的语言特色对翻译工作是个极大的挑战,请看译文:

Three years have gone by in a flash; the world of red dust is forever out of reach. The messenger is hard put to cross this great expanse water. Longing has taken shape as dreams; my neck is weary with gazing into the boundless blue. What good are my regrets? My thoughts now turn to Chang'e, who ran away to the moon only to spend a lone life of loneliness in Cassia Mansion, and Weaving Maid, who once threw down her shuttle but to this day ruefully watches her lover from across the Milky Way. Who am I, that I should have everlasting love?

(Denis . C 译)

在句式方面,译文用 the world..., the messenger...; Chang'e, who..., Weaving Maid, who...来对应原文中的对称句式,虽表达稍显复杂,但鉴于汉英之间的差异,译者已经做得很好。

在传达汉语原文的四个文化意象方面,译者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可以看出英译对应词只承载语义信息,无法承载文化模糊信息(red dust 对应红尘, the messenger 对应青鸟, Chang'e 对应嫦娥, Weaving Maid 对应织女)。试想“red dust”怎能参透“红尘”的况味;“the messenger”又怎能表达出“青鸟去时云渐断,姮娥归处月宫深”(刘禹锡《怀妓》)中“青鸟”的寓意?

例 5.

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陶渊明《饮酒》)

译文: Blaming Sons

(An Apology for His Own Drunkenness)

White hair covers my temples,
I am wrinkled and seared beyond repair,
And though I have got five sons,
They all hate paper and brush.
A-shu is eighteen,
For laziness there is none like him.
A-hsuan does his best,
But really loathes the Fine Arts.
Yung-tuan is thirteen,
But does not know “six” from “seven”.
Tung tzu in his ninth year,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ings to eat.
If Heaven treats me like this,
What can I do but fill my cup?

(Arthur Waley 译)

陶渊明(365-427)四十一岁辞官归隐,盖因看透官场,不遂心志而寄情于酒。这首诗透露出对五个孩子(舒俨、宣侯、雍份、端供和通佟)无一成才的感叹与无奈。陶渊明的诗本色、清新,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表达心境,抒发情怀。本诗“韵”味十足(第二、四、六、十、十二和十三句押韵),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诗中模糊信息的应用(如:纸笔、行志学、六与七、梨与栗、杯中物等)也为全文增添了音韵美,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读出了诗人的些许苦闷的心情。

Arthur Waley(亚瑟·韦利,1889—1966)英国著名汉学家,他精通汉文,一生撰著和译著达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译文保持了原文遣词风格,明白晓畅,在译文中韦利舍弃了原文押韵,用“有节奏的散文体”,以一个英语重读音节对应一个汉字(译文第一、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和十四句均为四个重读音节),

以重现类似于原诗整齐的节奏效果。但因汉英语言各自特点使然,原文模糊信息英译后,模糊美感消失:“纸笔”绝非“paper and brush”可以涵盖;“六与七”意义非同“six” from seven”;“梨与栗”对应为“things to eat”,失“味”不少。更有甚者,译文把“行志学”理解成了“does his best”(“行志学”应是“十五岁”);“二八”翻译成了“eighteen”(应为十六岁);“雍端”应该指的是诗人的两个孩子(即雍份、端佚),而不是一人。

(三)意境构建层面

古人写诗词重视意境的营造。古诗词中的意境,是指诗人的思想感情与描绘的生活图景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它是衡量诗歌艺术成败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主观和客观和谐统一的产物^[5]。意境是一种艺术美,意境创造的极致就是创造含蓄美、朦胧美,也就是模糊美^[6]。

印欧语诗歌和汉语诗歌在文学主题与表现手法上存在差异:印欧语诗歌多写死亡、爱情和战争,汉语诗歌多写情志、意象和意境;印欧语诗歌多以叙事、议论来展开,汉语诗歌多以抒情来呈现^[7]。这似乎注定了在意境构建层面,汉语言有先天的优势。

例6. 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译文:Anchored at Night Near Maple Bridge

The old moon is going down
And the crows make a ruckus,
The world is covered with frost.
There are maples on the riverbank
And the lights of fishing boats
Drift with the current
I fall into a sad sleep.
The monastery on cold mountain,
It is outside the town of Gusu
The sound of its bell
Touches the guestboat at midnight.

(约翰·诺弗尔译)

唐朝诗人张继,只身孤旅,进京赶考落榜。满

身疲惫,夜泊枫桥,含愁而睡,难以成眠。诗人以“月落”、“乌啼”、“清霜满天”、“江边枫叶”、“渔家灯火”、“客船”等意象群落构图成诗,动静结合,近景、远景配搭,音响与色彩共炉,围绕着“客与愁”二字,感物抒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令读者仿佛穿越时空,那情那景犹在眼前。

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沿用张继朴实、自然的写诗风格,将诗中意象传达得较为贴切:如“月落”对应为“the old moon is going down”,这里的“old”道出了秋月之感伤;“霜满天”译为“the world is covered with frost”真切地表现出诗人的“客船”在漫天风霜的包围下,更显得凄清与寂寥。原诗的最后两句是对主题的深化,是诗人以景言情,意象与情感的交融:寒山寺的袅袅钟声,在无边的愁绪中重重地撞击着诗人孤寂的心灵,“夜半钟声”不但衬托出夜的宁静,更让人感到时空的永恒和寂寞。译文限于英语的表达张力,未能很好地传达这种意境之美。

三、模糊语言美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补偿

汉英语言由于各自不同的特点,客观上造成了汉语模糊美感在英译中的遗失。但是,汉语的模糊美感并非绝对不可译,在英译中,若能充分运用英语语言的美学元素,模糊美感也能“保真”。至少,通过译者的不断努力,可以把美感损失的遗憾降到最低。

(一)以美译美

例7. 李商隐(唐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译文: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The candle only when burnt has no tears to shed.

(许渊冲译)

原文中“丝”与“思”读音相同,暗喻相思之情像纷乱错综的“蚕丝”一般斩不断理还乱。模糊的暗喻为中文的特色,译文另辟蹊径展现出英语语言的美感:以“silk”译“丝”,以“lovesick”译“相思”。妙处在于“silk”与“sick”音相近,形相似,并且与原文的“丝”与“思”的发音也非常的接近。

此外,译文通过押头韵(如:spring、silkworm、spins、silk)的方式产生一种音响效果,译出英文所特有的美。

例8. 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译文: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原文对仗齐整:“无边”与“不尽”、“萧萧”与“滚滚”,在表现出诗语音美、形美的同时含有模糊的意美。译文从整体上,形同原文的对仗手法:用“the boundless”对应“无边”、以“the endless”对应“不尽”;同时,叠字词(“萧萧”与“滚滚”)是汉语的审美特征之一,译文用英语类似的结构(“shower by shower”、“hour after hour”)与之呼应,译出其声、其形,更重要的是把原文的意境传达得惟妙惟肖。

(二) 展现典故片段,激发审美联想

古诗词作品善于用典,在文中或文后加注是常使用的翻译方法。但这样做会影响阅读和理解文字的连贯性。如果能在译文中稍微透漏出一些典故的情节信息,不仅有助于译语读者对典故的理解,还有利于激发其审美联想。

例9. 孟郊《古离别》: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

译文: You wish to go, and yet your robe I hold,

Where are you going——tell me, dear, today?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s your heart away.

(W. J. B. Fletcher 译)

原文中的“临邛”暗含典故。“临邛”原是一个地名,是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识相恋的地方,这里用以借喻男子觅得新欢之地。本是盼郎早归的妇人,却对其丈夫“归来迟”而“不恨”,究其原因,原来是情愿以异地相思之苦换取彼此的真爱,是担心丈夫去了“临邛”而变了心。译文“steals your heart away”,揭开了“暗香”一角,只等“有心人”来嗅。

例10. 郑协《溪桥晚兴》:寂寞亭基野渡边,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

译文: A lonely ruined tower stands by ferry side,

Grass overruns the shore leveled with the spring tide.

At sunset on the stream leisurely I stand long,

To hear mid willowdown cuckoo's home-going song.

(许渊冲 译)

相传杜鹃为古代蜀王杜宇(即望帝)所化。望帝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声声哀鸣,好像在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原诗作者为南宋遗民,有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诗人用“野渡边”、“草芊芊”、“晚照”衬托出他的形单影只。一人闲立,看夕阳西下,听到杜鹃声声悲啼,叫破了诗人回归故土之愿。译文“cuckoo's home-going song”译出了诗的凄美之意境,令读者探究其意蕴。

(三) 图画式译法,呈现意境之美

古诗词善于用意象叠加的手法,以景寓情,以物抒怀,诗之意境亦由此释放。

例11. 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译文: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A little boat, a bamboo cloak,

An 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snow.

(Bynner 译)

原诗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把“千山”、“鸟飞”、“万径”、“人踪”、“孤舟”、“蓑笠翁”和“寒江雪”融合在一起,俨然一副自然山水画。画外音则透露出诗人遗世独立、峻洁孤高的人生境界。译者好像读懂了诗人的心情,译文中不见了英语推理缜密的行文,更少了逻辑连接词的羁绊,以名词性短语相叠加,使原诗意象浑然一体,自然天成。这种图画式译法能更逼真地与原诗接轨,同时留下很多空白与不定点,从而创造出虚实相生

的深远意境^[8]。

四、结语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重风骨、重凌虚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法结构素质^[9]。英语是逻辑性的语言,行文讲究语法结构,叙事说理、描绘事物注重客观性,往往不能以单纯的模糊词语对应去暗示读者。化模糊为清晰,变写意为写实,是英语的策略。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特征造成的翻译障碍,不可避免地使汉语的模糊美感在译文中受到了损伤。但汉语文学的模糊语言美感并非绝对不可译,译者需要在此方面多加努力,在传扬中国美学文化,沟通中英文化交流层面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何宁宏. 中国诗歌的魅力与汉语的模糊性——研究笔记之一:字形论[J].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6(2).

- [2] 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249.
- [3] 袁晓宁. 汉译英中语言民族风格的功能对等转换[J]. 中国翻译, 2011(1).
- [4]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139-140.
- [5] 顾正阳, 喻萍. 古诗词英译中的意境美[J]. 中国翻译, 2008(4).
- [6] 孙迎春. “意境”译法探索[J]. 中国翻译, 2002(5).
- [7] 陈保亚. 宽式语形:汉诗意境形成的诗学根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 [8] 陈大亮. 古诗英译的思维模式探微[J]. 外语教学, 2011(1).
- [9]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10] 黄元军, 覃军. 中西思维差异:翻译的另一引航者[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

(责任编辑:杨睿)

On Loss and Compensation of Fuzzy Language Aesthetics in Chinese-Englis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XIONG Jian-min

(Fuj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ollege, Fujian Fuzhou 350016, China)

Abstract: Fuzziness is the objective nature of language which enjoys aesthetic value. Literature with fuzzy expressions increases its aesthetic effect and stimulates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loss of fuzzy aesthetics in Chinese-Englis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such three levels as language space-time, cultural space-time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figures out solutions to its compensation, and expects that the translators have more thinking on the resurgence of fuzzy language aesthet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ir translations.

Key words: fuzzy language aesthetics; Chinese-Englis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oss and compensation; translation; aesthetics